

成如容易却艰辛

——我市青年书法家李震印象记

吴继峰

即将过去的2015年,对李震来说,是有着丰硕成果的一年。10月中旬,他如愿以偿成为中国书协会员;11月上旬,在周口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艺术成果评选中,他实至名归斩获大奖。

对于专业书家的作品品读一二,是我这样不具备艺术修养的门外汉所不敢妄为的。但是,作为曾经朝夕相伴多年、毕业之后又同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同学、挚友,多年来,我看到了李震在书法艺术道路上孜孜以求的艰辛付出、遍访名师的谦逊执着和固基求精的朴实无华。从这样的角度谈一些印象,我想我应该是合适的讲述者。

见识李震书法的功力,始于学生时代。那年,我们初离家乡,来到郑州,远离亲人和朋友,思乡之情难以抑制。当时,网络还不普及,书信仍是大家沟通情感和信的主要方式。那天课余时间,我到隔壁宿舍串门聊天,李震正伏在床板上书写家信。我探身过去打招呼,余光所及的是一行行秀秀工整的行楷小字,立即就被吸引了、惊呆了。我至今

都觉得,他当时的硬笔书法水平,已经不逊于那些热衷于出帖出书的二流书法家。但他是内敛的、安静的,或者说是清醒的。或许是谦虚,或许的确是自感笔力稚嫩,同窗期间,他从未在同学老师面前刻意炫耀字体,而是淡定地临帖习字,无论我等如何膜拜。

毕业后,他回到家乡,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冗杂的工作渐渐占据了他的时间,每次我们见面他谈得较多的都是工作上的七事八事。就在我有些淡忘了他曾经的书法爱好之时,他邀我去他的新居叙谈。一进屋,他让我看他新临的唐楷《圣教序》。我原本以为他只是硬笔写得好,却不知在几年的默默沉淀之后,他的软笔书法也有了如此惊人的进步。笔画光滑清爽,结构站稳不斜,字体秀美漂亮,这是外行人对优秀书法作品的浅层衡量,我觉得李震做到了。王羲之曾经教导王献之,写字的秘诀在水缸里面,十八缸水写完就知道了。看着李震屋里那堆积如山的草纸,那一摞又一摞的帖书,我明白了十八缸水绝非虚

言。李震书艺的惊人进步,是满腔热情品读孤寂的回报,是去除功利苦心坚守的硕果。

李震是个谦逊的人。我记得有次我们喝酒闲聊,他告诉我说,近一段时间以来,书法遇到了瓶颈,感觉很难突破自我,准备到北京学习。他苦恼烦闷的情绪,从眼神中真切地传递出来,非常坦诚和真实,没有半点故作。可是,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六七百元,而去北京学习,一周时间各种花销就得数千元。我有点替他犹豫。但是,他认定了一个理,不学习,不求教,就等于自己关上了创新和发展的艺术之门。在参加工作不久,手头还没有多少积蓄的情况下,他仍然参加了不少书法培训。特别是最近几年,他抓住一切机会,求教于师长同行,艺术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也获得了很多书友的认可,在青年书法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李震是个博学的人。没有思想的艺

术,而不是工艺,正因为其中蕴含着博大的思想和爱。单纯炫耀技法的书法作品,不要说传之千古,连悦之当下都不太可能。所有门类的艺术家,最终要拼的恐怕还是文化积淀。我以为李震是认同和践行着这种观点的。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从少年时代开始,李震就广泛学习和吸收传统文化,至今未曾懈怠。有他的作品为证,这些年来,他以传统文化矫正审美取向,把传统文化融入书法创作,的的确确实现了语言和笔墨精华的完美结合。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必须耐得住寂寞,好在李震与墨香为伴乐此不疲;在升华艺术水平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谦逊之心,好在那种谦逊的性格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如容易却艰辛。我常常想,每当万家灯火,我坐在电视机前饶有兴趣地看那些肤浅剧目的时候,李震却能思接古人、凝神静气,沉浸在真草隶篆的墨香里不觉寒来夜深,那么他在书法艺术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新的突破,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吧!



我是炭(外一首)

◎ 莲溪生

我来自山林，
曾经，
我也是枝干雄伟，
绿叶成荫，
在经历风与火的洗礼后，
我成为了一块炭，
浑身乌黑，
不再惊艳。
我没有了春天的英姿，
也不能再喷吐舞蹈的火焰。

我甚至不想再去为谁燃烧，
经历又一次烈火焚身。
可是谁让我遇到了你呢，
一如旧上海里那个，
青花瓷般的女人。
我不是那个负心的男人，
可我愿意成为他的来世，
用今生的真情，
去偿付前生的冤缘。
我是一块炭，
因为你，
我愿被重新投入火中，
成为你今生最后的温暖。

雪之语

在你感觉有点寒冷的时候
或是早晨,或是傍晚,
我来了,以最美的舞蹈的姿态。
我是那么的娇羞,
那么的胆怯,
扑到你的脸上,
钻进你的怀里,
倏忽,就不见了。
可是,你听见了吗?
你听见了吗?
我的私语,我的充满爱恋的私语,
恰如每一朵飘落的雪花,
那是我对你说的悄悄话呀。
你可以在意,
也可以不在意,
爱,并非一定要永恒,
只要我来过,只要我爱过,
已经足够。
别怕我铺天盖地,
把你拥抱着喘不过气。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
我会化作水,
汇入河流,
潜入大地,
把自己留在残雪消融的季节里。

落叶

◎ 卞彬

当你还在枝头绿着的时候
那么多人赞美你
赞美你跌跌奉献
赞美你让这个充满生机

而今你老了
不得不从自己的岗位退离
落叶归根
你想为故土
奉献上全部的自己
但一阵阵的秋风
让你无法回到梦中的土地

落了

◎ 王娜

叶
落了
黄黄的
像只只蝴蝶
纷纷扬扬地随风飘零
鸟
飞了
高高的
像个勇士
轰轰烈烈地涌向南方
风
爽了
凉凉的
像条条薄纱

缠缠绕绕地擦身而过

雨
下了
细细的
像丝丝冰线
点点滴滴地滑坠万物
云

散了
懒懒地
像层层幕帘
慢慢散散地拨开尘封
日
出了
暖暖地
像圆圆玉盘
悠悠然地挂在云端
天
蓝了
爽爽地
像深深海洋
轻轻盈盈地随风而动

老黄历

李学志

每年,刚入腊月,奶奶就催开了,布谷鸟催麦子似的着急,赶紧啊,买老黄历啊。如果我们忘记了(心里咯咯噔噔暗叫不好),奶奶就会一声长一声短地叹息,在阴冷的空气里——好像日子到头了,没头儿盼了。这一度让我们产生负罪感。为此,我常常不惜花上几天时间,跑到别的县城或者一个几十公里的小集去搜寻——那种老版本的黄历多已不在江湖。每次费尽周折后,竟然都能买到。我常常感谢那卖主,往往是算卦的老人,或者卖木梳子、篦子等手工艺的老太太,头发斑白,大约是和奶奶一样年纪。从那粗糙、颤巍巍的手中接过去,我几乎要跳起来,就是它!薄薄的一本,黄底的封面上永远是一个额头凸起的老寿星(小时我错误认为是我爷爷),乐乐呵呵,眉须飘飘,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托着仙桃。膝下一对金童玉女永远不知愁滋味。正宗老黄历,两块钱一本。我递过去钱,总要问一句,您明年还来卖吗?那只手接过钱,笑得咳嗽起来,看身体啦……

回家递给奶奶,是个不小的惊喜!奶奶的口气轻松又柔软,不再唠叨自己的哮喘病和满院子的狼藉,隐隐地带着谢意,一再说,疼值了,疼值了!我说,可惜不能预订,不然我把以后十年的都订下。奶奶笑了,说,明年再说吧,看身体啦。

新的老黄历提醒着,奶奶又轻巧地迈过去一年。没有老黄历,奶奶下一年的日子应该怎么去安排呢。

奶奶记得清所有的日子,阴历和阳历,甚至附近几条街上的背集逢集。奶奶一个日子都不肯漏过,就像老黄历上没有一个日子不是标注着页码,没有一页

不是满满当地印着“忌”“宜”“大吉”的字眼那样。过一天,奶奶就戴着花镜,把那页从头到尾看完,折过一角做标记,再合上。折角页蓬松得像新卷的头发,一眼就能看出,奶奶的日子是过了一小簇还是一大把。

奶奶认真而虔诚地过着每一个日子,就像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春节的开门炮一定要三连响的,垃圾万万不可倒出去;香火燃得要齐,一根熄火,会让奶奶悬着一年的心;二月二要吃炒面、炒豆,尽管那些东西早无魔力而言;三月三的庙会,得去;清明要割艾,买箔纸,叠宝,上坟;端午粽子、油角和油糕一样不能少;收麦时节要去姥姥家走亲戚;夏至这天起,中午要吃捞面条……奶奶越老越爱热闹,全家大小的生日,奶奶提前几天就开始惦记了。生日那天奶奶亲自出钱给小辈们办生日,菜单都是奶奶提前列好的:清蒸鱼、梅菜扣肉、羊肉汤、黄花菜……奶奶还会拿出叔叔叔从大城市给她带的腊汁肉——她一直不舍得吃。席间重孙辈在人堆里窜来窜去,奶奶骂着,笑着,把半杯红酒喝得干干净净,醉了一下午。

可是,某天,听邻居私下说,奶奶头天晚上竟然哭了一大场——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竟齐齐忘记了那天是她的生日!奶奶这一年的生日就这样被我们从老黄历中直接删除了。那年奶奶七十九岁。满八十那天——我可是翻过老黄历的,我们带奶奶去县城唯一的一家西餐店吃了顿西餐。说是西餐,仅仅是外卖的套餐而已,奶奶看了又看,最终点了一份最简单的套餐:一个汉堡,一个炸鸡腿,

一杯薯条,一份热牛奶。奶奶第一次吃西餐,吃得很慢很慢,专注而细致,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滋味,像她翻着黄历精心过着的每一个日子。那神情在说,这把老骨头活得值啊,没想到八十岁还能吃上西餐,还有啥可说的哟。临了,奶奶留了一个鸡腿,说自己吃饱了,打包带走。我事后才知道,她把那个鸡腿带回了家,捎给了我残疾的叔叔。奶奶翻看的,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奶奶又翻看了五年。八十四岁那年,奶奶虽然住了几次院,最终还是稳稳当地把当年的老黄历翻到了最后一页。一出院,奶奶又催着喊了,赶紧啦,买新的老黄历啦。民间有说法,只要迈过八十四的槛儿,就一路无阻地能活个老寿星。邻居家的老太已经九十九岁了,还照常出来晒太阳,聊天。奶奶的日子还一大捆呢。

八十五岁那年,奶奶终于没有翻过去。临近腊月,正是换黄历的时候,奶奶摔断了腿,病情恶化,失语的奶奶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终于离我们,离她深爱的人间而去。

整理奶奶的遗物时,老黄历一本又一本,摞起了老高——奶奶几十年的日子,都一天天全叠在桌上。这么多日子,不知奶奶是怎么一页一页翻过的啊,这些日子里,奶奶埋葬了她的父母、她的儿子儿媳、她的丈夫,也送走了她自己。奶奶去世后百天,残疾的叔叔也跟着去了,人说是奶奶看好的日子,惦记儿子没人照顾啊。

也许那是她作为母亲,最后一次翻看老黄历了。

诗意徜徉

◎ 蔡斌

在诗意中徜徉
心驰神往
且行且吟
四周弥漫着暖香

哦 千秋楚辞汉赋
能触摸长安城的悲欢
汨罗江的凄凉
万卷唐诗宋词
能凝结爱和恨的烟云
血与火的沧桑
所有的秋雨
所有的春花
都成为生命的绝唱

莽苍苍大江东去
执兰草曲水流觞
任谁知

栏杆拍遍登临意
叹平生
望穿秋水雾茫茫
那一抹浅醉
那一缕橘黄
留下了凤啸云散
隐去了飞流短长
变幻着君王颜乐
挥洒着才子气象

在诗意中徜徉
澄怀立象
生命的韵律
已没有忧伤
给心灵一个摇篮
给灵魂些许张望
水月渺渺的升华
还在幽谷中飞翔

咏雪

◎ 苏童

雪儿
像个精灵的孩子
织起
崭新的棉被
轻轻地
覆盖着大地

雪儿
像个温柔的母亲
伸出
温暖的双手
努力地
呵护着麦子

雪儿
像个冰冷的杀手
使出
万般的武艺
肃杀着
万物的锐气

雪儿
像个敬业的医生
凭着
精湛的技术
让万物
涅槃重生
美丽了世界

烤红薯的老人

◎ 王伟

一辆手推车
一个大烤炉
一位腰身佝偻的老人
构成一道冬的风景
寒风中路灯下
老人在耐心地等待着
每一个希望
烤红薯两块线一斤
很便宜的
老人也许赚不了多少钱
但用劳动换取生活
他很知足

老人把自家地里
出产的果实
搬到城里
用氤氲的香甜
温暖着城里人的胃
明明灭灭的炭火
点亮了冬夜的霓虹
也烘烤着老人的日子
老人从不高声叫卖
他总是默默地推着车子
沿着大街小巷
输送着乡村的味道

父爱如山

马建立

推开回忆的闸门,记忆的河水静静流过,父亲渐行渐远,但我们父子相处的点滴却历历在目,清晰如昨。

儿时,父亲带我看病的经历仍依稀可见。大概是四五岁时,我夜半患病,浑身滚烫。父亲心急如焚,急匆匆地穿上裤子和汗衫,把他的褂子披在我身上,背起我,健步如飞向县医院奔去。46年前的沈丘县槐堤,道路还是清一色的黄土路,最繁华的当属西关到东关的中心大街。虽已是初秋的夜晚,忙碌了一天的小贩们大部分都已收摊停业,但仍有零星的摊点悬挂着提灯,摇曳着微弱的火苗,像瞌睡人的眼,尚未打烊。从西关的家中到东关县医院,要穿过长长的中心大街,再从四眼井拐向北面一条偏僻的小道,全程大约1公里,那是去县医院最近的路。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向前飞奔着,我趴在父亲起伏的背上,仰望天穹闪烁的星辰,聆听路边的蝉叫蛙鸣,感觉有父亲在,自己就是最幸福愉悦的人。父亲的背驮的是岁月包裹,一如他背上的儿子,是责任和希冀。九月的初秋,夜晚弥漫着寒意,但到县医院时,父亲已气喘吁吁、汗流浹背。接着是看病、取药、打针,父亲忙碌的身影在秋夜寂静的县医院门诊、药房、注射室之间来回穿梭。在医院忙活完,父亲又匆忙背我回到家中,倒了碗开水,一口一口地吹凉,喂我吃药。之后就静静地守候在我的枕旁,直至我熟睡病消。雄鸡报晓,天色微亮,熬了一夜的父亲为我掖好被角,悄然而去。满满的父爱,深深的情,睡眠朦胧中看到父亲疲惫的身影,那份真切的感动,已积淀并定格在我稚嫩的心中。

时光荏苒,父爱如山。追忆我们父子相处的过去,追寻我们父子相聚的曾经,父爱的温暖溢满全身,有父爱相伴,人生的旅途上,自己永远不会孤单前行。如果亲人与亲人之间的心灵感应,那么,我读懂父亲的同时,父亲也一定深深眷恋和牵挂着儿子,因为思念的心灵不会风干,丰盈的父爱也永远鲜活。

父亲平素不苟言笑,慈祥里透着

威严,这使我对父亲充满敬畏。刚上小学时,我还是个懵懂无知、贪玩成性的孩子,常常放学后和小伙伴嬉笑玩耍,兴尽晚回归,而遗忘完成作业。一次,我和小伙伴正忘乎所以地追逐嬉闹,一阵疾风暴雨般的巴掌劈头盖脸落在了我的头上,父亲怒气冲冲地拽着我的耳朵,俨然像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把我掳至家中。原来,父亲检查我的作业时,发现我的作文未按时完成上交,故而对我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惩戒。爱之深,责之切,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寄希望于未来,就要奋斗于目前,今天的事情要今天做完,不要等到明天。”随即,父亲给我讲解了《拾棉花》这篇作文的写作步骤,并要求我限时完成。我完成之后,父亲又亲自给我修改润色。后来,我的这篇三年级作文,被学校老师在五年级作为范文讲评。此后,小学的每篇作文父亲都悉心地为我修改指导,“文学范”作文成为我语文学习中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也许缘于常伴爱写稿件的父亲左右,耳濡目染受到了文学的熏陶,也许是血脉里传承着像父亲一样酷爱文学的基因,上小学和初中时,我养成了阅名著、背名篇的良好习惯,为我日后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也引领我走向了挚爱的文学殿堂。

时光荏苒,父爱如山。追忆我们父子相处的过去,追寻我们父子相聚的曾经,父爱的温暖溢满全身,有父爱相伴,人生的旅途上,自己永远不会孤单前行。如果亲人与亲人之间的心灵感应,那么,我读懂父亲的同时,父亲也一定深深眷恋和牵挂着儿子,因为思念的心灵不会风干,丰盈的父爱也永远鲜活。